



焦點人物 FOCUS

臺灣工藝拓荒者

阮文盟的創作能量與人生奇遇

Weng-Mong Ruan

採訪／賴佩君 Pei-Chun Lai · 圖／阮文盟

阮文盟工作照



「你知道鋸子為什麼能鋸嗎？」在整潔的金工工作室中，阮文盟突然丟出一個問題，看大家沒回應，他自己便緩緩地說出解答。「因為鋸齒有三個角度：切割材料的角度，保留廢棄物空間的角度、讓廢棄物可以掉落出去的角度，」他耐心地解釋，「沒有三個角度，或角度不對的話，鋸的效果就不好了」，「在臺灣學習金工的學生，或許以為是鋸齒很利的關係，但其實不然。德國的技職教育，因為有技術理論的課程，所以我才了解其中的道理。」

自由的教育方式才能養成藝術家

阮文盟的工作室非常整齊，架子上放滿了各種形狀的石膏模型，還有一排排的書籍，一點也沒有想像中工作室常有的混亂狀態，反映出他在面對工作時的嚴謹態度。但細數他的人生，其實充滿了勇敢放手一搏的時刻，這樣似乎有點雙重的性格，是怎樣養成的呢？

阮文盟笑稱遺傳到父母的藝術天分，也因為父母受到日本傳統文化的影響，第二個

兒子是被鼓勵出去勇闖天下的。因此，他從小就在沒有束縛的環境下長大，沒有課業壓力，養成了他對藝術的熱情與自由自在的心靈。就讀臺北高中普通科的他，參加了學校的美術研習社，也常參加壁報比賽。雖說不愛讀書，卻常跑去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閱讀外文書籍。那裡是重要的知識寶庫，英文雖不流利，但看圖也能會意，還曾因此學會了脫蠟鑄造技巧，將從原料行買回來的各式各樣蠟種測試實驗一番，對鑄造有了基礎的認識。

高中讀了一年後，阮文盟辦了休學一年。當時的他利用空檔，跑去臺北市政府在師大附中開設的社會進修課程，學了印刷、美工設計、廣告、水彩等課程，打下紮實的美工基礎。從印刷編輯、修飾相片，到繪製紅架桌上放的福祿壽喜畫，他都會做。不過他對金屬的成形有著濃厚的興趣，就讀國立藝專雕塑科時，看到美工科李朝進學長的銅焊作品，覺得應當在雕塑的成形上運用其他技術，於是畢業展上展示了他嘗試的鐵焊作品。



史瓦濟蘭手工藝隊

不怕冒險，勇闖史瓦濟蘭及德國

經歷了「不太用功」的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生涯後，阮文盟接受學校向經濟部的推薦，一畢業就參加史瓦濟蘭手工藝隊，教導住民木雕。其他同學都怕危險或有其他原因不敢去非洲，只有他很快地答應下來。

在史瓦濟蘭手工藝隊的工房裡，有三個部門，分別是木雕、陶瓷和寶石。阮文盟的工作是教導木雕，但他喜歡寶石，也時常切割和打磨寶石。他的寶石知識，最初來自張心洽寫的《珠寶世界》一書，那應該是華語世界第一本研究鑑定寶石技術的書。在史瓦濟蘭，這知識突然派上用場，就像是冥冥之中有路在引導著他一樣。

史瓦濟蘭的兩年生活，為阮文盟的人生觀帶來很大的改變。一個在臺北長大的孩子到了非洲，覺得視野開闊異常，那裏當時只有一條瀝青公路和兩個紅綠燈，每天眼前都是荒山、野獸，晚上看的是沒有光害的流星雨和整條銀河，就像小時候在士林所見的一樣。「置身於寬闊的原野中，感覺人是如此地渺小，生死是一瞬間的事。這樣的生活，造就了我的膽識，也看開人生的得失，敢做大事。」

不過話說回來，會接受外派史瓦濟蘭的任務，其實不正反映了阮文盟不怕冒險的個性嗎？「我是一個很有衝勁的人」，他笑著說，「就算是徵求去外太空，我也會說要去，去了回不來我也去，我是這樣個性的人。」說著這話的他，表情堅定而開朗，不禁讓人佩服。果然，擁有怎樣的視野與觀點決定一個人會過怎樣的人生。

1978年從史瓦濟蘭回來半年，阮文盟深感自己在藝術方面的不足。當時的他能做大的雕塑，但小件的做不精巧，他看到德國人精湛的工藝技術，覺得裡面有些奧妙，很值得追求。於是他決定，下一站德國，帶著闖蕩的精神前往。

就是喜歡金工的複雜精巧

剛到德國求學的阮文盟，對於德國環境相當好奇，剛好有個金工老師需要助手幫忙，雖然沒有報酬，還是抱持學習的心去。「那時候，明天在哪都不知道，只覺得這是自己喜歡的事，而且這樣又能留在德國。」於是，他打雜、掃地，其他的時間學習德文和研究專業書籍。隻身在異國中，只能以優越的表現獲得認同，德文相對來說也是必要學習如同自己的母語一般，才能融入。

德國豐富的工藝環境，使得阮文盟嘗試了很多不同的工藝技術，但還是最喜歡複雜精巧的金工。一件金工藝品，往往是許多不同媒材的組合；做一個十字架，從胎底的木頭，到表面的寶石及金屬鑲嵌，至少要懂三種媒材。同時，工房也是財富集中之地，那些最貴重的作品，都是要獻給上帝的，資產都在教會手中，貴族們也都是忠誠的信徒。整體來說，金工工房集結了所有類型工藝的精華與資源。

因為金工要懂的知識太複雜，阮文盟在金工領域學習十五年之久，需要新的知識就去參加課程，寶石鑑定、鑲嵌、立體雕刻、琺瑯，各種技巧和媒材都學得很深入，加上對技術原理的融會貫通，他變成一個工藝的通才。「朋友常很驚訝，說你不是做金工嗎，怎麼也



阮文盟 閒 1976 焊鐵

會做家具？」他笑著說，「人們還是習慣用專業範圍來區隔，但對我來說原理是一樣的，而且我都能做這麼精密的鑰匙了，家具的榫怎麼不會做呢？」

阮文盟的努力，得到當地同業的肯定；他在德國的第十二年，當選為德國中法蘭克區珠寶金銀細工及珠寶公會理事長。根據規定，理事長必需參與政策擬定、資格考試的規範，也要周遊列國，參與專業會議。不過，重視金工理論的他，當上理事長的第一件事，是邀請來自東德的傳奇人物Brepohl博士，他寫的金工理論一書成為德國金工界的經典巨著，但沒人認識他，非常神秘，當時在紐倫堡轟動一時。



阮文盟擔任德國金銀細工及珠寶公會理事長

德國的技術職業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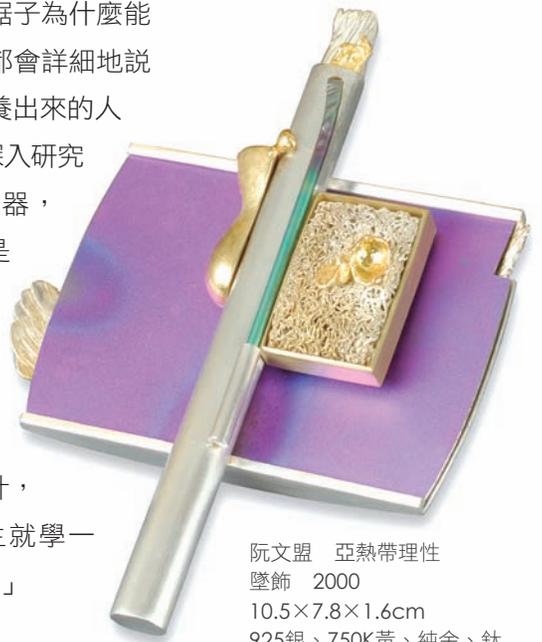
德國有不同制度的技職學校，第一種是針對專業統合設立的技職學校，學生全天在學校上課，就讀二至三年畢業後再去工作。第二種是學生在專業的公司行號工作，然後分為一個禮拜去技職學校上課一天的；還有另一種，三個月一期去學校上課三個禮拜。德國的技職學生都是遵循雙導制體制，就是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育體系，完成他的技職訓練。阮文盟平時在紐倫堡珠寶店工作，

每三個月就去維茲堡的金工學校學習理論及參加鑑定考試，他就在這個體制下得到德國的金工甲等證照。

不過，不管哪種路線的技職教育，都少不了親手製作的技術課程。德國技職教育的自製率很高，代工不盛行，作品不一定中途轉手給別人，大都是從頭到尾藝術家自己完成的。阮文盟在Glanzer老師的指導下，參與複製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皇冠，學會分解它的結構，從製作木胎底開始，每個步驟都要親手做，功夫非常扎實。

但說到德國技職教育的最大特色，應該是專屬於該工藝領域的基礎理論。在金工的課堂上，老師會教物理學，從原子和物理現象切入，讓學生清楚金屬材料的性質；會教化學，讓學生知道把銅、銀和金混在一起的成品是什麼顏色；會教材料學，讓學生知道材料的結構和用量；當然也會教簡單而實用的金工算學，讓學生知道如何算出18k、14k、純金，三堆金子混合之後的k數。

除此之外，德國的技職課程非常重視技術原理的教學，像「鋸子為什麼能鋸？」這樣的基礎理論，都會詳細地說明。所以德國技職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只會製作作品，有深入研究的人也能夠設計工具、儀器，壞了也可以自行修理，這是因為了解其背後原理的關係。「臺灣應當充實像德國這種理論教育」阮文盟表示，「在臺灣，所謂的理论課程指的是美學和設計，技術則是老師教一招學生就學一招，忽略技術理論的概念。」



阮文盟 亞熱帶理性
墜飾 2000
10.5×7.8×1.6cm
925銀、750K黃、純金、鈦



阮文盟 崇質雅集別針套組
1999 純銀、純金、K白

我想展現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在德國職場上工作多年，因為做工和設計非常德國化，時常被老師和同事質問為何沒有自己文化母源的設計內涵，領悟這一點的阮文盟，差不多從1985年開始，探討臺灣文化的特質，也開始了許多以南島文化為核心的創作。南島文化沒有文字，只有符號，需要更深刻的摸索與體會。1997年，他在敦南誠品藝文空間辦了「山水映象」個展，新引進了鋁陽極處理的發色金屬創作，作品有珠寶及雕塑，將在德國所學的技术做了個整理，同時也是他對「臺灣文化是什麼」這個問題的解答。他的作品有強烈的幾何性，悠游在不同材質的搭配中，將高山、水流和南島文化揉合起來。例如〈時空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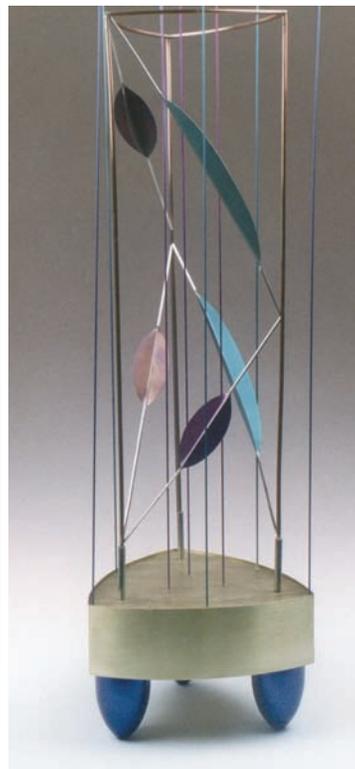
這件作品，他發現不管是哪一種族，在家中傳統都有一個大大的農作物架子 Jamstander，於是他把這架子放到作品〈時空心靈〉中，和山景搭建在一起。

阮文盟的作品另一個可看點，是他在德國所學的技术集大成，很有耳目一新之感。作品〈亞熱帶理性〉是應用了鈦金屬多色彩的特性來創作。〈疊山映水〉或〈璀璨金波〉的鋁合金陽極處理技术，則均勻地將金、銀、藍色等，疊層在平滑的鋁合金薄膜上，表面工整發亮，波紋既是山，也是水，是完美的技术展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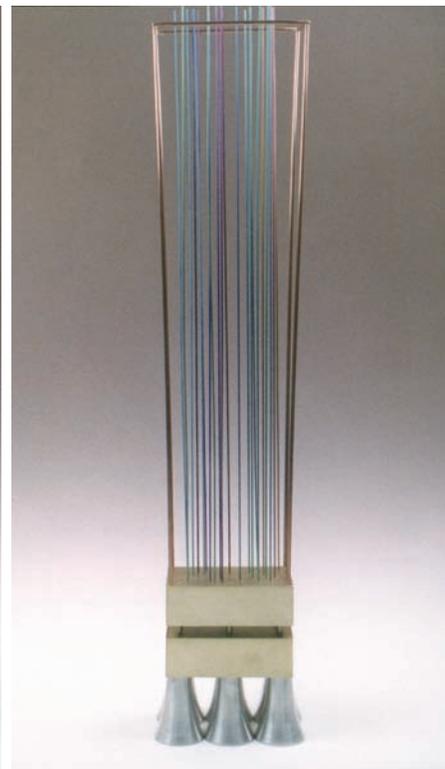
在2002年，阮文盟參與了總統府三樓會客室「臺灣綠廳」的修繕工作，他擔任設計顧問，協調臺灣各個行業的



阮文盟 時空心靈1 2008
透明水晶、925銀、750K黃、917K黃
14×6×22cm



阮文盟 亞熱帶理性 1998
鋁合金、紅銅、黃銅、鈦金屬



阮文盟 亞熱帶風情 1998
鋁合金、紅銅、黃銅、鈦金屬



阮文盟 族群之光 臺灣綠廳／總統府3樓會客室 2002
(設計顧問／頂燈、壁燈設計兼製作)



阮文盟 山水變奏 1997 4.5×35×27cm 鋁合金

工藝家，如木雕、家具、燈具、地毯、織品的作業。其中燈具〈族群之光〉，是他親自製作。為了配合大正時代的建築，燈具要帶有古典氣質，卻不能是雕龍畫鳳的老氣，同時又要有現代感。他仔細研究了所有原住民圖騰，發現菱形是各族共通的元素，於是把它抽象化，做出充滿幾何風格兼具高雅的三層天花板燈具和壁燈。

阮文盟創作的作品中也吸取了各國文化的精華，例如在2014年金工旅人個展中〈幻象巴黎〉的造型，靈感來自巴黎Les Halles廣場上，亨利·米勒（Henri de Miller）的作品〈聽〉（The listener），這個頭像曾經影響了很多雕塑家，阮文盟用他熟悉的複合材料把瑪瑙和金工嵌合的黃銅結合成為他對巴黎的印象。〈大屯斜暉〉則是家鄉士林的景色，在這件作品上嘗試把雕塑當作畫布，以銅染色的技法，畫下夕陽下的大屯山。「我的創作有雕塑、金工、珠寶、建築四個元素的內容。」阮文盟這

樣看待自己。的確，阮文盟的藝術特質具有純藝術格局和工藝應用性兩者跨領域的優點。

乍看阮文盟的作品，有點難和他本人聯想在一起，一個擁有闖蕩性格的藝術家，作品卻非常工整、風格規律且幾何性強烈，像是把所有的「德國性」都濃縮在作品中了。不過仔細一看，材質非常多元，大多的藝術家會使用單一素材，精熟後發揚光大，但阮文盟喜歡探求新的材質，尤其喜歡將不同的石材像鑲嵌大寶石那樣地使用著，讓他的作品既有工整的造型又色彩繽紛，除了看見他性格中自由自在的那一面之外，整塊石材的樸質展露，也似乎能感受他對大地有份特別的情感，無論它是來自非洲經驗，還是來自對臺灣的愛。

對臺灣工藝發展的看法

相較於德國的工藝教育，阮文盟覺得臺灣工藝環境最大的問題，是對技術及職人的忽略，連帶造成工作者的地位



山色幻影 1997
130×11×46cm 鋁合金



阮文盟 幻象巴黎 2014
26×20×35cm
瑪瑙、黃銅

低下。「在臺灣，似乎從事純藝術的人有著較高的地位，然後是設計師，最後才是工藝師」，阮文盟分析，「代工文化又讓工藝師淪為藝術家和設計師的工匠，讓情況更嚴重。」德國的工藝教育，兼有技術和藝術兩方面的學習。學藝術的人重視境界，而學應用藝術的人重視功能，境界和功能並不互斥；但在臺灣，兩群人被分得太開，互相不了解對方的學問。

此外，資源的分配也是重要的差別。以原住民工藝為例子，沒有資源就無法發揚光大，技藝再好也只能淪為配角，或為了求生存，做出過度重視應用性的作品，展現不出精純的美感。為了推廣原住民工藝，阮文盟提出了誠懇的呼籲，「我覺得原住民藝術還沒有被提升到他們應有的地位，除了政府應當提供更多的資源，讓他們有餘裕去嘗試純藝術的表達，原住民應當嘗試去漢化思

考，回歸原住民文化的原始性和精神，才能找到自己的工藝特點，這樣才能持續發展和創造。」

阮文盟長年在臺灣金工界的奉獻，在當代金工的萌芽期教育英才之外，也參與了很多金工課程的制訂和工房的設置，並且引導新的觀念和國際的工藝視野，也促進了國際金工交流與策展的規劃。可說是臺灣金工界開創性的人物之一。

阮文盟過去鮮少談論自己在德國的經歷，但在這次的訪問中，他侃侃而談，說了許多故事，尤其詳細地說明了他所受的德國工藝教育，還有在異鄉默默努力經營的情況，無非是希望提供更多有志於出國學習工藝的人，以及在臺灣從事工藝或藝術教育的人，一個借鏡的經驗，想要促進臺灣金工發展的心意，溢於言表。🌱



阮文盟 大屯斜暉 2014
51×22×53cm 黃銅染色



阮文盟 心靈視窗 2015
48.5×21.5×43.5cm 瑪瑙、黃銅